

岁月留痕

初冬的一个午后,我带父母去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矿山游玩。到达小镇,穿梭在笔直的街道上,街道两旁店铺林立,父母这边瞅瞅,那边看看,对小镇的今昔巨变津津乐道。我们先去了我工作的黄陵矿区,然后去了年产百万吨优质煤炭的瑞能煤业。我们沿矿区道路一路前行,两边墙面张贴着各种造型的宣传牌,右侧依次分布着办公楼、公寓楼。矿井后面是一大片较为开阔的场地,那是经过多年治理后的矸石山打造而成的草地、公园。

亲情一线

天空阴沉的,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紧不慢地飞舞着,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,没多久,大地已是白茫茫一片。每到飘雪的日子,我总会想起和父亲一起扫雪的美好时光。小时候,每逢下雪,天还没亮,就听到院子里有“沙沙”的扫雪声。房檐下那盏柔和的灯光下,身材魁梧的父亲弯着腰,拿着柳条编织的大扫帚,挥舞双臂,清扫着积雪。

那时,我很喜欢和父亲一起扫雪。父亲先清扫院内的积雪,然后走出院外,把家门口和左右邻居家的雪都扫了,还会沿着马路扫出一条一米宽的道路,方便行人通行。少年的我,开始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,还自作聪明地提醒父亲:“不是说扫门前雪吗?”父亲停下手中的扫帚对我说:“那是自私的行为,做人不能有这种想法,就是几扫帚的事,扫干净了大家出行都方便,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,再说扫雪也是锻炼身体。”尽管父亲这样说,我还是不满地跺了两脚。刚清完雪的湿泥地上,立刻多了两个小脚印。父亲看后责怪我说:“做人要大度,别那么斤斤计较,互帮互助是我们的传统美德。人就像蜡烛,照亮别人的时候,也照亮了自己。”父亲耐心地通过扫雪这件小事,告诉我做人做事的大道理。年幼的我,顿时茅塞顿开。说完,父亲冒着寒风,又开始清扫起积雪。他的鼻尖冻得红红的,呼出的气像白色的雾,在眼前萦绕。耳套结着冰霜,整个身躯在阳光和白雪的映衬下更加伟岸如山,似翩翩皎皎,如玉树临风。

2023年过去了,但年内发生的一件事我难以忘却。这件事事关我的就业,一直是全家人的重要话题。从研三开始,我就着手备考公务员。我购买了网课,在课余时间自学教材,看视频课。当然,这都得挤时间,首要的任务还是学业,毕业设计成为重中之重。我每天早起晚睡,奔波于教研室、实验室和宿舍之间,一有空就拼命刷题,生怕漏掉某一个知识点。12月因学校提前放假,我回家后就一直紧张备考。父母多次说培训机构老师有经验、能提分,建议我报考考培培训班,但我执意在家自学。最终,我报考了县委组织部,并以总成绩第一名成功上岸,随后政审、体检一路过关,我们全家都为此高兴。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

重游矿山

□刘文娟

工既可吃到放心的新鲜蔬菜,还可观光游玩。从菜园后面的小广场进去,是占地面积20多亩的生态公园,这里分布着工艺精美的石雕、造型独特的文化墙、音乐喷泉、橡胶步道和观光鱼池……花开季节,走在下班路上的职工闻着淡淡的花香,伴着舒缓的音乐,三三两两徜徉在花草点缀的树木草间,既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,又可锻炼身体放松心情。我们来到公园后面的山脚下,依山傍水的荷花池中残荷片片,走在木质栈桥上,池中莲蓬触手可及,水中有远山游云的倒影,小桥流水如诗如画。成群结队的锦鲤在水中嬉游,时而匿于河底,时而跃出水面。我在池子中央“与您相遇 最美邂逅”处为父母留影,父亲激动地说:“谁能想到,我们这是以前‘春秋季节浮尘满天,夏季自燃,煤尘滚滚,每

逢雨季,黑水横流’的矿区,如今矸石山竟然变成了大花园。”回去的路上,父亲举目四望,一边努力寻找他以前工作的地方,一边为我们讲述他与这座矿山的故事。20世纪80年代初,父亲所在单位原晋寺矿因开采条件不好而停产。随着地方煤矿陆续兴建,单位决定在以前矿址旁建一座小型煤矿,由父亲任矿长。父亲带领员工建厂房、打井口……从无到有,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矿井终于建成。那时的煤矿开采方式是人工炮采,运输工具是人力架子车。在父亲的组织协调下,矿井生产和销售都很顺利,效益连年提升。可矿井投产后只经营了两年多,陕煤建司苍岭煤矿选址重叠,地方服从国家,父亲代表单位与对方签订协议,办理



完交接手续,三十多年来再没有踏足过这片土地。故地重游,终得成行。归途中,父亲不住感叹,群山依旧,除山洼间隐约可见的井口遗址外,一切都变了。他一再嘱咐我:“有了这么好的条件,你一定要好好工作。”三十多年沧桑巨变,改变了矿山的开采、销售方式,也改变了矸石裸露、煤尘飞扬、道路泥泞的矿区面貌。山青、水绿、天蓝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随处可见。

菠菜青青

□秦继芳

子向菜地跑去。姐姐心细,朝着菠菜稠密的地方下铲子,然后把稍大的菠菜一棵一棵铲出来放在篮子里;我和弟弟不懂事,只觉着好玩,也不管疏密和大小,铲到篮里都是菜,为此,没少挨大人的骂。即便如此,下次母亲只吩咐姐姐去菜地时,我和弟弟还是乐意跑在姐姐前面去帮她铲菠菜。那个年代的餐桌上,蔬菜不像现在这样种类繁多,尤其是冬天,蔬菜的样数屈指可数,而菠菜又是绿叶蔬菜,可炒、可涮,可下面。在漫长的冬季里,餐桌上时不时地来一份青青鲜鲜的菠菜,那种幸福滋味至今记忆犹新。清代文人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对菠菜的吃法也有记载:“菠菜肥嫩,加酱水、豆腐煮之。杭人名‘金镶白玉板’是也。如此种菜虽瘦而肥,

那一口老井

□李育蒙

家家户户的水缸。孩子们偶尔也会学着大人的样子分担一些——挑着个小胶桶,打上半桶水,跟着大人的步伐挑回家。老井四周走出了弯弯曲曲的小路,每条路的尽头都有一户冒着炊烟的老屋。那些水洒得比较多的小路,一定会有一个孩子,挑着半桶水跌跌撞撞,乐此不疲。村里人很实在,水缸里的水不满,是放不下扁担的。老井倒是不“介意”,无论村里人挑了多少,第二天又会是满满一井水。似乎有着某种默契,村里人不会挑干井水,老井也不会让自己溢出来。老井不仅提供全村人生命的源泉,井边更有许多温情的陈年旧事。例如哪家小孩来挑水,正在打水的大人都会优先帮他们把水打上来;比如壮劳力们碰到了一起,总是会互相递上一支烟,热情地聊一聊生产上的事;比如妇女们碰到一起,也会扯扯家长里短。老井脏了,大家会自发组织清洗,每一户都会出工,水井边围满了村里的男女老少。一口老井,成为情感的纽带,把村

抉择

□谢斐

但我高兴之余,苦恼接踵而至。因为我又多了一条选择,考公期间我又报考了陕西中烟公司,也是笔试、面试、资格审查、政审、体检,一路过关斩将成功晋级。同时考中两个岗位,而且都不错,一个是人人仰慕的公务员,一个是人人看好的“金饭碗”。大家都对我表示祝贺,说这两个岗位随便选一个都不错,但究竟选哪个,对我来说一时难以定夺,我“美丽的烦恼”也就因此而生。当时有两种声音在我耳边回响,一种是公

百姓人家

前几天老家亲戚送来了三箱火晶柿子。有一些连在树枝上,我把它们挂在了竹竿、衣架上,还有很多零散的,就摆放在窗台上的纸盒里。家里到处都有柿子,显得红红火火。火晶柿子软化后,色红耀似火球,晶莹剔透如水晶,故称为火晶柿子。蓝田东部部分地区和临潼接壤,中间隔着骊山,其火晶柿子也不亚于临潼。这次妻子的侄孙子送来的火晶柿子,个儿比较大,颜色金黄闪亮。据侄孙子讲,他家本来也有柿树,但不如丈人家的柿子好。给我们送来的是从他丈人家一棵特别粗壮的大柿树上摘的,这棵树树大根深,生长茂盛,结的火晶柿子又大又甜。我爱吃柿子,但我们家过去没有柿树。而我们村倒是有不少人家在沐浴沟有坡地,几乎每家都有不少柿子树。每年到了初冬,和我家关系好的乡党,收了柿子后就会给我家送来一些。过去,农村从冬初开始就有挑担沿街卖柿子的。开始都是用温水温熟的硬柿子,到了冬天卖的就是自然成熟的软柿子。软柿子特别甜,我小时候很爱吃,但家里穷,只能就磨硬泡地让爸妈给买几个过瘾。冬天,从街上买回的柿子冰凉,只好等到做饭时放在锅盖上暖热了再吃。软柿子热了后,剥掉皮,美美地吸一口,稀溜溜的柿油便流进嘴里,香甜之味顿时渗入味蕾。

可不必再加笋尖、香葱。”大意是夸赞菠菜味美肥嫩,烹饪时不可再加笋尖、香菇来增味。由此可见,菠菜在古时也是被古人所推崇的绿叶蔬菜。

菠菜的好不仅在其形,也在其味,更在其神。周末,我和家人一起去爬山。下山后,天色尚早,我们就在山脚下的小村庄里闲转。村庄里的住户稀疏地分布在山野之间,每家房子周围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几块菜地,菜地里或多或少地种着菠菜,这些郁郁葱葱的菠菜犹如青锦铺地,把村庄里的家家户户串联在了一起。无疑,在萧瑟的冬日里,那一块块青锦便成了村庄里颇具诗意的风景。我走过去,隔着低低的篱笆,静静地看着菠菜在冬的幕布上悄悄生长,看它们低调地凝聚着土地的力量,看它们铺展的绿叶上蕴藉着不屈的力量,看它们立于霜雪风寒之中,居然还能呈现出那样丰润饱满的生命形态……山寒水瘦,菠菜青青。离开村庄的时候,我特意以夕阳薄暮为背景,拍下了那一地青锦——走心的事物,我总愿意把它定格在时光的记忆里。

里的人汇聚在了一起,供养着村里人的喜怒哀乐。等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,家里已经打了一口井,但是对于生活吃用的水,父亲还是喜欢去老井挑。祖辈们把扁担和水桶传给了父辈,他们不曾丢下,但父辈们却没有把扁担传给我们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村里通上了自来水,家家户水龙头一拧开,清澈的自来水就哗啦啦流个不停。我们这辈人小时候还和父辈们一起挑过水,但当我们长大,早已不用天刚蒙蒙亮就要去挑水了。少了老井这个纽带,我们这辈同龄人很多都相互不认识了。当我们长大,老井也和父辈一样,进入了暮年。奇怪的是,老井的水虽然用了人少了,依旧不会溢出来。只是少了些流动,少了些生气。偶尔自来水停水的时候,会在村里的微信群里看见大家疯狂吐槽,但这群里的热闹劲远比不上以前挑水时。只是大家宁愿耐着性子等水来,也没有人愿意找出扁担去老井了。老井还在,但老井边的情却淡了。或许是没有了流动,或许是挑水的人老了,老井也渐渐地退出了村里人的生活。但每逢过年回家,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老井边看一看、坐一坐,回忆往昔,感悟生活。

务员发展前景好,唯一不足是在县上上班,工作生活不方便,另一种是烟草待遇好,工作又在市区,生活方便。这两种声音交替在我耳边响起,我心中的天平砝码随着这两种声音一会儿偏向这边,一会儿又偏向那边。我的思绪也就像拔河一样,一会儿被拉向这边,一会儿又被拉向那边,感觉放弃哪个岗位都有些不舍和惋惜。考虑我学的是机械专业,只有到企业才能让所学知识发挥更大作用,最终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,我毅然作出进入企业的抉择。有舍才有得。如今,我已在宝鸡卷烟厂工作半年之余,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座现代化工厂。我将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,坚持科技创新,聚焦从“制造”到“智造”,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and 现代化建设。

在路上

人生感悟

□同亚莉

新年的曙光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脸上,不知不觉中,我们告别了既平凡又难忘的2023年,跨入了2024年,日历也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,新年旧年都是年,都是我们脚踏实地一天一天度过的或者将要度过的。我们希望来年更比去年好,就像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一样。不念过往,不惧未来,是我们最好的人生状态。年轻时看杰克·凯鲁亚克写的小说《在路上》,只是看到了一群年轻人叛逆似的旅游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。三十多岁听刘欢唱《在路上》时,也只是觉得要远行,要为美好的生活而打拼。现在,时间又过去了将近三十年,再看到这三个字时,心里既激动又心酸,增加了不少人生况味。我想每个在路上的人,对人生的体会都是不同的。在岁末年初,这种体会更强烈。人生长则百年,短则不可预计,人生的美妙和苦恼,都在不可预计上。一个人生命的每个阶段,面临的问题不同。每个人的生活之路也不同。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,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条人生之路。童年天真烂漫,少年意气风发,青年风华正茂,这些阶段的人和事不同,但差别不会太大。到了中年,有的人豪情万丈,事业一路凯歌,有的人一地鸡毛,生活琐碎而失意。而到了老年,每个人的路就更不同了,有的人苟延残喘,有的人才开始了自己的人生。人生也像春夏秋冬的轮回一样,每年都有春夏秋冬,可每年的春夏秋冬呈现的特点却有所不同。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。三四十岁,人生到了爬坡阶段,认真勤奋地工作是第一位的事。过了五十,人生的路已经走过了一半,就需要顺其自然。一直走不通的路就不用再走了,一直合不来的人就不用再合了,一直暖不热的心就不用再暖了。是该回望一下自己走过的路、小结一下自己的前半生,重新为自己定个能够全身心投入的小目标了。悦人悦己相结合,这样才算对得起自己,不枉人生一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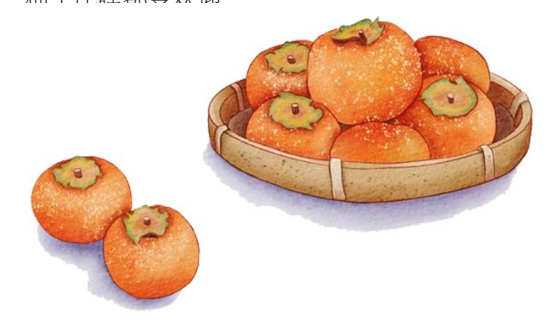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在世,每天都需要积极的心态,才能面对困难和挫折。时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,每个人生命的长度是不可确定的,但其厚度和宽度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。有人走的是羊肠小道,有人走的立交桥;有人步行,有人开车,有人坐飞机甚至火箭。但无论如何,与时俱进地学习和能力培养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否则,步行在羊肠小道上也会迷路,高速公路的前方也会有障碍,万里晴空也突然会有气流。这都需要你从容冷静地去面对。前段时间看字典,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写不好的一个字:“世”字,原来其第一笔画是一长横,而不是自己一直写的竖,按正确的笔画开始书写,慢慢地,这个字就越写越好看了。试想,我们生活中,还有多少这样习惯性的错误、大错误?不得而知。对待人生,走好的心态事半功倍,纠错、改错善莫大焉。在学习工作的年龄,如果贪玩躺平,那么到了收获的年龄就会颗粒无收。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人生也是一样。人生的路说长就长,说短就短,并不随个人的意志而转移。只要我们在前行的时候,不忘看看周边的风景,在看风景时,注意脚下的路,不忘前行。不时地整装待发,勇闯天涯,知足常乐,积极向上,这就是好的人生。



我整天闲着,而每顿饭总是吃两老碗,是全家人中吃得最多的一个。给我舀饭时经常就喊:“面盆里的面刚磨几天可快完咧!”“你的饭量真好!”其实她是嫌我吃得少。母亲每次听到这些话时就暗暗生气,想着我这个小伙子没事干咋办呢?多次劝我跟村里人学着去卖柿子,多少挣点钱,总比窝在家里强些。我这人脸皮薄,见生人说话都脸红,更不好意思上街大声吆喝卖东西。后来,时间长了,母亲说

子。”他说那咋没听见你吆喝。我脸红地说:“吆喝不了。”他看出我的窘态,说:“我知道你是咱班的高材生,老拿第一,干这事不好意思。有啥咯,凭苦力挣钱,咱乡下人都是这样的,谁卖谁呀。来,我帮你喊!”他大声吆喝,跟我在村里转了一圈,还真喊出来了一些买主,柿子卖了一半。跑了整整一天,中午连饭也没吃,只卖了八毛钱,收回了一半本钱。第二天,我怎么也不去卖了,只好把柿子留下自己吃。这就是我唯一一次做买卖的经历。

我最喜欢的是临潼火晶柿子,皮薄如纸,光滑如绸缎,汁液香甜如蜜,属柿中上品。现在成为果中名牌,加上包装做成礼品,一个小方格装一个,其颜值和汁液,看着都流涎水。我们单位属航天系统,冬季有从北京上海来所里出差办事的人,回去前都要我们带他们到骊山脚下胡王村的柿园里,买些火晶柿子带回去送人,说这火晶柿子啥都受欢迎。我家常卖瓜果的人,都备有一套专用的筐子扁担,可我没有。我就用家里干农活用的笼和水担去卖柿子。母亲给我借了一块五毛钱做本钱。在别人的带领下,我到离家30里外的小镇集贤,批发10斤柿子。担回来时,肩膀都磨肿了。我担到西边的布衣去卖。刚转过一个小巷,迎面碰见了同学吕明才,想转身走已来不及,他看见我说:“你这是干啥呢?”我吞吞吐吐地说:“卖柿



柿子往事

□田玉成

大好办。父亲把篮子挂在一根树枝上,一只手持着树枝,一只慢慢用钩子把树枝钩过来,小心翼翼地摘下放进篮子里。高处有一个小树枝上结的柿子三五五个拥在一起,就用钩子把树枝折断,摘下一嘟噜。那一树柿子还真不少,摘了百余斤,我提了半篮子,父亲扛了一口袋。我在小学毕业后辍学后,还做过一次卖柿子的生意。冬天是农村人最闲的时候,称为“冬闲”。勤快人就想办法做点小买卖。我刚小学毕业,啥也不会干,除了经营我家的牛,再没事干。嫂子见